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歌謠

北京大學日刊課發行

號叁拾貳第

(目要)

歌謠的特質	
民歌選錄	(六首)
兒歌選錄	(十四首)
歌謠集錄	(二首)
轉錄	

研究

歌謠的特質

家斌譯述

我作這篇文章，目的並不在發表何種特殊見解，不過是想搜集點材料，作我們研究的參考。我這文差不多完全是依據 Gunmore: Handbook of Poetics; Martinengo-Cesaresco: Essays in the Study of Folk-songs; Kidson: English Folk-song 三書作的。

我們讀希臘文學史必先看到荷馬的名字，他那兩篇史詩伊利亞特和歐得塞，大家無不認爲古代文學的寶藏。我們讀英國文學史也必知講畢武夫 (Beowulf) 故事的史詩。這種史詩同後來的敘事詩有何種分別呢？

第一這種史詩不是個人的努力的產物。對於自然和人生的實際經驗把人的天賦的想像

力，即詩的創造力喚醒。這種創造力在那種史詩的時代祇在民衆生活中表現。史詩的作者是民族，並非一個詩人。沒有作這種詩的詩人，祇有唱這種詩的歌人。現在我們所讀的本子，是由於歌人所唱的漸漸演化成。所以我們可以說詩人所作的詩是創作的，這種史詩是生長的。德國史詩開頭總是說，「我們聽見說。」或「我（指歌人）聽說」。可見他們所要說的並不是大家全然不知的事，他們的技巧祇在表現得新鮮有力。

第二這種史詩結構是很單簡的。行文平滑，引讀者注意到一個一定的目標。詩體也是一致的。

第三這種史詩是缺少教訓的分子，除了所說的故事外，無所謂寄託。

這一類的特點到後來的史詩就消滅了。可是像自然界是的，我撒了新種到田上，將來收穫的時候除了從這種新種生出來的以外，以前

沒有收去的舊種也計在一角上發長出來，文學也是如此。那種沒有收盡的舊種就是歌謠了。除了不能像古代史詩那樣占重要位置以外，歌謠（敘事的一部分）和史詩可以用一個定義。

「歌謠」英文名子是 Ballad 或 Folk-Song，前者就是跳舞歌的意思，後者就是民衆所作的歌的意思。歌謠是民族集合生活最強烈的情感表現，一個民族的社會成訓差不多要以歌謠和民族故事爲其中心。詩人作的詩與歌謠的分別就在一個表現的是個人的情感和想像，一個表現的是民族的，群衆的；一個是一個詩人寫出的，一個是群衆生活中產出的。也有人假造歌謠，但是拿一首真的和一首假的比一比，無論內容方面，風格方面總不會相同的。

歌謠是口口相傳的，因之一首歌謠每有許多變體；凡一件東西經許多人傳說，一定會有許多變化的。唱歌的人又好把許多以前已有的歌裏，這里摘一句，那裡摘一句湊成一個新的歌。所以歌謠時常被人有意的或無意的一點一點改變了。有意的改比較是很少，但是有時唱的人在這地方就用這地名，若在旁的地方就用旁的地名，內容却完全無異，各地方都覺得自己的是真的。

歌謠的勢力和印行的書傳播的廣狹成反比例。那些唱歌的本來是很高貴的事業，他們總是受王公貴人的優遇。印刷術發明，這些人就遭了悲運，在英國，意利查白女王簡直禁止他們唱，把他們列在乞丐棍徒之列。但是大家究

竟不能不承認歌謠是文學上可寶貴的東西，所以從古詩選珍(1765)出版的後，不單大家承認歌謠算文學，而且歌謠，斯格德以至世丁都受了極大的影響。詩的『到自然』的傾向已是一種不可抗的趨勢了。

歌謠說這些歌謠的特色就是這些歌的感興是直接由自然來的，不是硬弄出來的，是自然流出來的。他又以為質樸的人比起受過正式的文藝教育的人更能夠用少數的語句作直截，有力的敘述。歌謠完全滿足了『多材料，少技巧』的要求。在下面兩行歌裏許多的情感可怕的擁擠到一起：

「我把他砍成一塊兒，一塊兒的
因為她的原故為我死了。」

歌人所唱的那些情感，他自己實際感受著。若是定喜歡獵狐，他就唱這種歌，他認為這是高貴的遊戲。當他唱耕田的樂趣的時候，他真有這種感覺。一個少女，甚至於老婦，若是唱——

「我的心已是碎了，
全都是為愛他的原故。」

的時候，我們可以斷定他是腦裏真有這種情感或這種記憶。

這類表出普通都可感到的情感的歌謠，很容易傳播，在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找到。歌謠所歌的總是唱的人所常見的東西，所以歌謠一定受地帶的限制。比如說，在英國北部農產收穫的歌是很不常見的，而南方是農產與盛產地方，歌裏就以爲農民生活是惟一的生活了。

有些歌謠我們決不能不承認是專限於一地的。可是我們也不可以因為有一首歌是在這地方唱的，就說是起源於這個地方。搜集的太少時候很容易陷於這種錯誤。若是多找幾首看看立刻就可以曉得各個歌謠差不多全是傳播很廣的。也有時候一首歌謠在一個地方比別的地方存在的時間長點。這就彷彿山頂滿都蓋上雪，在隱蔽的地方雪要比旁的地方後化一點。

關於各地歌謠的相似，可以舉出無數的例。比如說，中國有：——

水牛兒，水牛兒先出犄角後出頭兒，
你爹，你媽，給你買燒羊肝，燒羊肉吃咳

英國就有：——

(1) 水牛兒，水牛兒，伸出你的犄角吧，
要不然今天早晨我就殺死你的爹媽。

(2) 水牛兒，水牛兒，出了你的殼吧，
要不然把你打的同煤一樣的黑。

(3) 水牛兒，水牛兒，伸出你的犄角吧，
告訴我今天早晨是怎樣個天兒；
今天是該收穀的日子，

(4) (此處尚有一行Blaw hill buck thorn)。

水牛兒，水牛兒，伸出你的犄角吧，
爹媽死了；
哥哥妹妹在後園裏

要大麥麵包吃呢。

蘇格蘭就有：——

水牛兒，水牛兒，伸出你的犄角，
告訴我今天早晨是個好天兒。

法國就有：——

憨蠢的水牛兒！
你給我伸犄角來；

我告訴你你媽死在那兒，
她死在巴黎，路昂了，

人家在那兒打鐘呢，
兵，兵，兵，
兵，兵，兵，
兵，兵，兵，

俄國有：——

水牛兒，水牛兒，伸出你的犄角，
我要給你餅吃。
這一類的還有很多的。

近人研究，以為許多歐洲的歌謠的種子是由東方傳去的。各國歌謠所以相似，是因為有一種神話的來源。歌人常從古神話的材料作出歌謠來。這些材料有許多樣子，——黑林(Merlin)的預言，唐腦色(Tannhäuser)的故事，等等。

把上面所說的可總括幾句：歌謠的特色就是能把民衆的情感熱烈的質樸的表出來。歌謠一方面說是極帶地方色彩的，但歌謠所描寫的是人情，人情絕不會相差太遠，所以歌謠又時常脫了地理的限制，竟能口傳到很遠。

民歌選錄

△京兆▽

女婿媳婦

(劉雁民)

大柿子，長的紅，
誰的女婿誰不疼。
白水梨，挑街賣，
誰的媳婦誰不愛。

小雞

小雞，喔喔叫。

三姑爺，又來到；

殺公雞，剝草雞，(1)

三條黃瓜是好的。

原注(1)草雞，母雞。

光棍

光棍光，

光棍病了誰給做蛋湯。

光棍苦，

光棍衣裳破了誰給補。

光棍得，

光棍吃飽一家不餓。

破毛窩

從東坡，到西坡，

檢了一隻破毛窩；

到家燒鐵鍋，

四兩羊肉大炒著。

媳婦吃，媳婦喝，

媳婦沒氣我站著；

媳婦有氣我跪著；

小油燈，我頂著；

小尿盆，我捧著；

孩子醒了我哄著。

黃豆芽

黃豆芽黃，青豆芽青，

誰跟姐姐過一冬；

姐姐蓋著好花被，

妹妹蓋著牛皮腫；

姐姐枕著好花枕，

妹妹枕著木頭墩；

姐姐帶著好環子，

妹妹帶著破籃子；

姐姐騎著好花馬，

妹妹騎著樹鬃杖；

姐姐拿著好鞭子，

妹妹拿著樹尖子；

姐姐抱著好娃子，

妹妹抱著疥蝦蟆；

兒哇，兒哇，扔在河裏喂王八。

(以上五首通行昌平)

△奉天▽

江豆角

江豆角，兩頭揀，

騎毛驢，住婿家，

爹爹出來接毛驢，

(曹國卿)

媽媽出來接包付，

哥哥出來丑一丑，

嫂嫂出來扭一扭。

不用丑來不用扭，

當天來，當天走；

不吃你的飯，不喝你的酒。

* * *

嫂嫂，嫂嫂，你把黃瓜給我一筐。

今年沒有往年多，再來再吃喝。

嫂嫂，嫂嫂，你把豆角給我一筐。

今年沒有往年多，再來再吃喝。

嫂嫂，嫂嫂，你把茄子給我一筐。

今年沒有往年多，再來再吃喝。

* * *

姑娘，姑娘，甚時來？

石榴開花我纔來。

姑娘，姑娘，幹甚來？

爹爹死，穿孝來；

媽媽死，披頭來；

哥哥死，吊紙來；

嫂嫂死，騎着墳頂拉屎來。

* * *

爹爹送到大門外，

媽媽送到窗門外，

哥哥送到鍋台上，

嫂嫂送到坑沿上。

* * *

嫂嫂，嫂嫂，你不用說，

老牛破車沒坐過，

淨坐叮嚀驢馬車，
鹹菜莖子沒吃過，
淨吃雞肉炖蘑菇。

(以上一首通行鐵嶺)

兒歌選錄

△京 兆▽

花椒樹

(劉雁民)

花椒樹，水零零，
你唱個唱兒給我聽。

姐妹問話

姐姐，姐姐，
你幹什麼呢？拾花哩。

花呢？賣錢哩。

錢呢？買肉哩。

肉呢？老貓叨去哩。

老貓呢？上樹哩。

樹呢？大水沖去哩。

水呢？老牛喝哩。

老牛呢？耕地哩。

地呢？老頭炒哩。(1)

老頭呢？繞毯哩。(2)

老伴呢？拐線哩。

原注(1)炒，重耕也。

(2)繞毯，繞線毯。

打花棍

(一)

打花棍，編蓆筐，

一打，打的王家莊。

王家莊，有老道，

一打，打的西河套。

西河套，有黏魚，

一打，打的老草驢。

老草驢，會懷駒，

一打，打的老母雞。

老母雞，會下蛋，

一打，打的昌平縣。

昌平縣，有三衙，

打的三衙叫爸爸。

(二)

揭揭揭，上山坡，

籐子棍，砍不多。

楊柳枝，去層皮，

我打花棍整二十。

二十箇，跳花盆。

花盆青，刮大風。

刮大風，下大雪，

一根竹竿十二節。

二什麼二？雙俠棍。

雙什麼雙？兩桿槍。

土什麼土？牛皮鼓。

牛什麼牛？磕蛋毯。

磕什麼磕？燕雀窠。

燕什麼燕？挑花線。

挑什麼挑？雪花兒飄。

雪什麼雪？豬八戒。

豬什麼豬？孩子哭。

孩什麼孩？狗溺台。

狗什麼狗？三條柳。

三什麼三？賣包烟。

賣什麼賣？切鹹菜。

切什麼切？老頭管我叫乾爹。

鐮刀把

鐮刀把，三道灣，

他媽嫁到小湯山。(1)

小湯山，怪好的。

他媽嫁個修脚的。

修脚的，怪臭的。

他媽嫁個賣肉的。

賣肉的，怪香的。

他媽嫁個賣薑的。

賣薑的，怪辣的。

他媽嫁個煎蠟的。

煎蠟的，流油兒。

他媽嫁個孫猴兒。

孫猴兒，好放火。

他媽就要嫁個我。

嫁個我，我不要。

氣的他媽就上吊。

上吊，上不死。

氣的他媽就燒紙。

燒紙，燒不着，
 氣的他媽就摔瓢。
 摔瓢，摔不破，
 氣的他媽就推磨。
 推磨，推不轉，
 氣的他媽就吃飯。
 吃飯，吃不飽，
 氣的他媽，抱着沙鍋滿街跑。

原注(1)小湯山，地名。
 (以上五首通行昌平)

△直隸▽

野雀

(賈午)

野雀，野雀晰晰，
 蓋着被子露著「YY」。(1)
 緊蓋，慢蓋，
 貓兒偷着吃了半塊。

原注(1)「YY」，蠶女乳頭。

一隻羊

半坡兒，一隻羊，
 看見青草花兒濕汪汪，
 家裏丟下了羊羔兒七八個，
 誰替親娘兒上殺牀，
 娘的肉兒街上賣，
 娘的皮兒砌衣裳。

羊尾巴

《凡凡凡凡》

《凡凡凡凡》(1)
 鍋裏煮着個羊尾巴，
 爹吃了，趕集去呀；
 娘吃了，刷傢伙；
 丫頭吃了，紡棉花；
 小子吃了，弄柴火。

原注(1)雞叫聲。

羊糞彈

羊糞彈，使脚蹠，
 蹠的爛爛的，打酒喝；
 喝的醉醉的，打老婆；
 打的老婆上窗「X」，
 窗「X」沒蹬兒，
 打的老婆唱曲兒，
 曲兒沒頭兒，
 打的老婆放牛兒；
 牛兒不吃草，
 打的老婆進退的跑，
 跑着跑着拾了個大紅襖，
 穿上罷，蟲子咬；
 扔了罷，可惜了

一拾拾的板底下，
 老鼠咬了一半截，
 東屋裏劫，西屋裏劫，
 劫的老鼠叫親爺；
 東屋裏追，西屋裏追，
 追得老鼠打得得；

東屋裏趕，西屋裏趕，
 趕得老鼠白瞪眼。

野雀晰晰

野雀晰晰，
 趕到家家，
 「腿又短，脖又長，
 殺了我，不如殺羊。」
 羊就說：

「白日吃一天，
 黑夜餓一宿，
 殺了我，不如殺馬。」
 馬就說：

「背上鞍子上涿州，
 殺了我，不如殺牛。」
 牛就說：

「七月耕，八月犁，
 殺了我，不如殺驢。」
 驢就說：

「背上碾磨忽嚕嚕，
 殺了我，不如殺豬。」
 豬就說：

「吃了你的糠，
 喝了你的漿，
 殺了我，不心慌。」

(以上五首通行唐縣)

星星

(感玉海)

又又著籃子蒸餅。(1)
你上那兒去？

聽聽先生。

先生怎麼的啦？

鼻子眼裏兩大窟窿。(2)

一個鼻子眼裏流紅血，

一個鼻子眼裏流白膿。

原注：此歌乃兒童於夜晚星辰之下所

唱

(1)又又，即提也。

(2)兩，讀如五。

撥燈棍兒

撥燈棍兒，打燈台，

爺爺尋了個後奶奶。

腳又大，嘴又歪，

氣的爺爺起不來。

奶奶，奶奶你先走，

爺爺好了你再來。

爺爺也好啦，

奶奶也跑啦。

七歲的女兒要出家

七歲的女兒要出家

同歲的女兒來勸她。

妹子，妹子，你別出家，

教你爹娘給你尋個好婆家。

又使驢子又使馬，

高樓，瓦房并大廈，

珍珠，瑪瑙，點翠花，

針錢筐籠兒坑上拉，
坑上的孩子叟Y叟Y叟Y。(1)

我也不使驢子不使馬，

我也不住高樓，瓦房并大廈，

我也不要珍珠，瑪瑙，點翠花，

我也不要針錢筐籠兒坑上拉，

我也不要坑上的孩子叟Y叟Y叟Y：一心要出家。

原注(1)叟Y叟Y叟Y，小兒哭聲。

(以上三首通行唐縣)

△奉天▽

棉花棍

(曹國卿)

你柯一，我柯一。(1)

黃雀落在樹林裏。

你柯二，我柯二，

燕子浮水一條線。

你柯三，我柯三，

山神廟上掛響炸。

你柯四，我柯四，

四個小孩來寫字。

你柯五，我柯五，

五輛牛車來拉土。

你柯六，我柯六，

六碗包子六碗肉。

你柯七，我柯七，

花紅線，套野雞。

你柯八，我柯八，
八人八馬朝前殺。

原注：牧豬奴每於荒場，手持三尺或

四尺木棍，二人對打，曰「柯

花棍」；柯時口唱此曲。

(1)柯，音克；打也。

(以上一首通行鐵嶺)

歌謠集錄

姑娘用孝二首

(一) (爲君)

姑娘的沒過門的女婿死了，她家商量讓姑

娘穿什麼去：

爹爹說，「黑紗襖兒；黑紗裙兒；

黑鞋掖著黑掖跟兒；

手裏提著黑絹子兒。」

姑娘說，「不去！」

媽媽說，「藍紗襖兒，藍紗裙兒；

藍鞋掖著藍掖跟兒；

手裏提著藍絹子兒。」

姑娘說，「不去！」

大哥哥說，「紅紗襖兒，紅紗裙兒；

紅鞋掖著紅掖跟兒；

手裏提著紅絹子兒。」

姑娘說，「不去！」

大嫂說，「綠紗襖兒，綠紗裙兒；

綠鞋襪著綠縐子兒；

手裏提著綠縐子兒。」

姑娘說，「不去！」

二哥說，「黃紗襖兒，黃紗裙兒；

黃鞋襪著黃縐子兒；

手裏提著黃縐子兒。」

姑娘說，「不去！」

二嫂說，「白紗襖兒，白紗裙兒；

白鞋襪著白縐子兒；

手裏提著白縐子兒。」

姑娘去了。——吊孝時，並銜下一縐頭髮

來，裝在亡人的棺材裏。

(通行京南)

(二)

(全前)

上那兒去？

東頭兒老李家吊紙去。

誰死啦？

你女婿。

穿什麼去？

白羅裙兒；白羅衫兒；

白包頭，置腦門兒；

買支白花壓髮針兒。

白馬套著白轎車兒；

白鞭桿兒，白穗頭兒。

嘩啦，嘩啦去啦！

* * *

一進大門哼一哼；

二進二門哭一聲；

一進三門弔三尺；

一進四門陪著靈。

* * *

二姑娘說：媽，媽我也去。

穿什麼去？

青羅裙兒；青羅衫兒；

青包頭，置腦門兒；

買支青花壓髮針兒。

青馬套著青轎車兒；

青鞭桿兒，青穗頭兒。

嘩啦，嘩啦去啦！

* * *

三姑娘說：媽，媽我也去。

穿什麼去？

藍羅裙兒；藍羅衫兒；

藍包頭，置腦門兒；

買支藍花壓髮針兒。

藍馬套著藍轎車兒；

藍鞭桿兒，藍穗頭兒。

嘩啦，嘩啦去啦！

* * *

四姑娘說：媽，媽我也去。

穿什麼去？

紅羅裙兒；紅羅衫兒；

紅包頭，置腦門兒；

買支紅花壓髮針兒。

紅馬套著紅轎車兒；

紅鞭桿兒，紅穗頭兒。

嘩啦，嘩啦，去啦！

* * * 五姑娘說：媽，媽我也去。

穿什麼去？

綠羅裙兒；綠羅衫兒；

綠包頭，置腦門兒；

買支綠花壓髮針兒。

綠馬套著綠轎車兒；

綠鞭桿兒，綠穗頭兒。

嘩啦，嘩啦去啦！

* * *

(通行京西)

轉 錄

安福歌謠的研究(續)

(中略)

(二)關於神奇與傳說的。歌謠中描寫自然的很少，有亦不過是借為具體，好像「燕子拍拍油菜收花」之類是。散見在各種之間。有的擬以神奇，便把他歸入神奇這一類。好像「出日頭落雨皇帝屋裏嫁女」便是一例。有的是傳說，也不知道是否真有這項事實，好像「月光光，打鼓燒香。燒死駱家姊，氣死馬姑娘。」這一類便是。鄉間神廟進香的很多，月光光這首歌，怕是什麼駱家姊進香，遇見什麼不好的事情，被害，馬姑娘怕是同什麼駱家姊有關係的，所以氣死了。這個近於事實，大約是傳說，而不必神奇。還有一種神奇的傳說多不

可解。下面這個例，還是比較上容易解的。

兩姊妹歌

兩姊妹，共打碓。(碓春米器)
打不起，喊娘來。

娘在江邊摘韭菜，(妹確來菜皆讀旁韻)

摘一滴，懷一懷。(懷讀若万，作動詞用)

置之懷中也)

跨過江，跌落鞋，(跨讀<Y去聲)

找到娘來失落鞋，

爹在杭州摘木花。

木花謝，大女嫁。(謝讀<Y去聲)

大女十八笄，

細女十八箱。

那箱好？箱箱好。

留一箱，送大嫂。

(附注)這首怕傳說得不完全。

(三)關於倫理的。關於這一類，怕有許多是文人做的。不過傳了許多年代，失去姓名罷了。下面舉兩首為例：

絞水歌
絞水放故車；(絞水即用水車取水意故故車水聲)
擔水澆棉花。
澆得棉花葉叉叉，
穿紅穿綠歸娘家。
先拜娘，後拜爹，
整整齊齊拜大爺。(大爺稱伯父大讀奉)
大爺不要姪女拜，

紫紫肚俚過世界丁(肚俚即肚兒意道南鎮外此語助辭讀P二)
這首現不出做的痕迹，並且先拜娘，後拜爹，顯係不是從前受過教育的人做的。紫紫肚俚過世界，也是由經驗得來的倫理觀念。

田雞歌
田雞田雞，
身穿麻衣，
三荒五月，(五月新穀未出故曰荒)
喊天喊地。
喊起農人，
耕田耙地。
農人！農人！
忘恩負義。
橋上斬腦，
橋下剝皮，
三兩麻油四兩薑，
炒得田雞芬芬香。

這首前面都是四字一句，下面兩句七字，即轉韻。又全首，雖盡是通俗字，却沒有一個是方言中的俗字，這一類大概是從文人手裏出來的。

(四)純粹的兒歌。這一類的歌謠，大概不是成人腦筋中所想得到的。並且可以看出「人」的觀念，還沒有清楚。即是從這裏，可以看出得出兒童的心理。

月光公公歌
月光公公歌

提隻雞籠，
睇出雞仔，(睇讀父仔雞仔雞雞也)
盡是雞公。
雞公打米雞婆篩。
雞仔哩篩米灑灑落。
老鴉磨水橋上過。
老鼠蒸飯粒炒熟。
貓兒燒水狗熱鍋。

(五)純粹的母歌。母歌是母親拍小孩子，哄他去睡，或是搖搖籃時，所唱的。為什麼兒歌母歌都加純粹兩字呢？因為凡是鄉村的歌謠，都用來教小孩子唱。並且常常借作母歌用。在純粹母歌的中間，常常看得出母親一種的安適，和親愛的情形。下舉一搖籃歌為例：

搖籃歌
搖呀搖，唧呀叫。(唧呀是表示搖的聲音)
紅米飯，豆芽淘，(用豆芽湯下飯的意思)
吃飽了，又來搖。

這首把「有子便是福」的觀念在十八個字中表出。

這篇所取的材料，雖則不見得是安福的，總是流行在安福的。說他是安福的歌謠，比較上還不算失真。
東湖的水已結了一層薄冰，學校快要放假了。到鄉間向落了牙齒老婆子，和牙齒沒有生齊的小孩子口裏討歌謠去！
(錄「心聲」第二號)